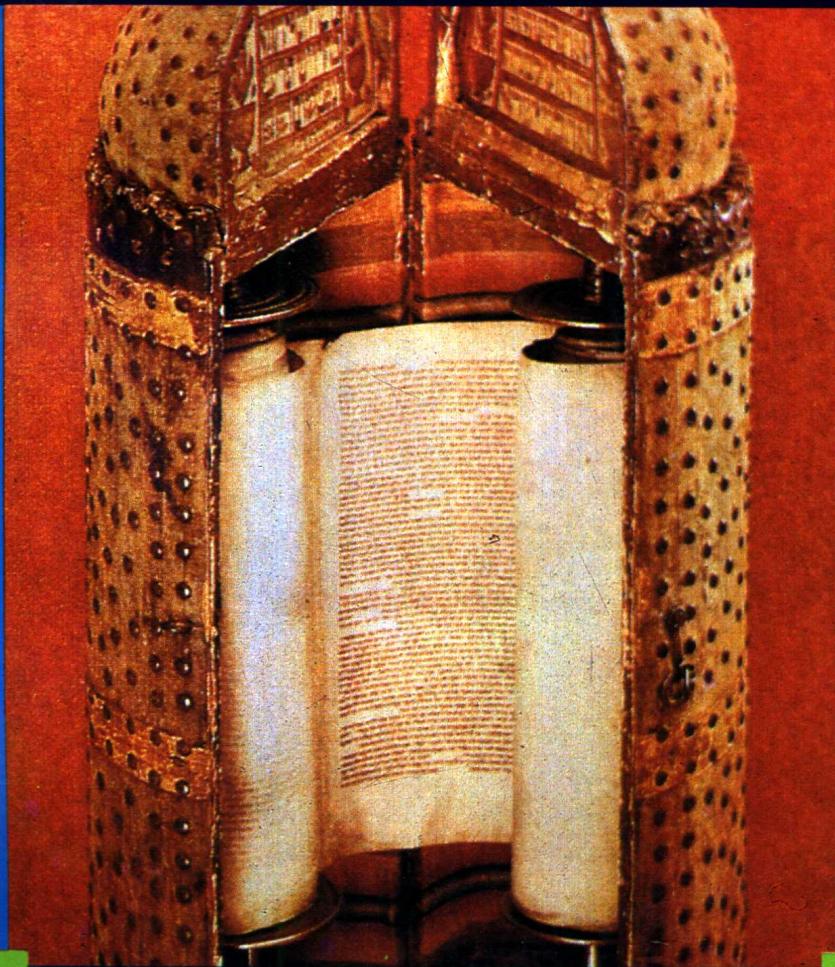




犹太文化丛书 主编◎顾晓鸣



圣经中的犹太行迹



J. B. 加百尔 等著 梁工 等译



圣经中的犹太行迹

——圣经文学概论

J · B · 加百尔

梁工

C · B · 威勒

著 梁鸿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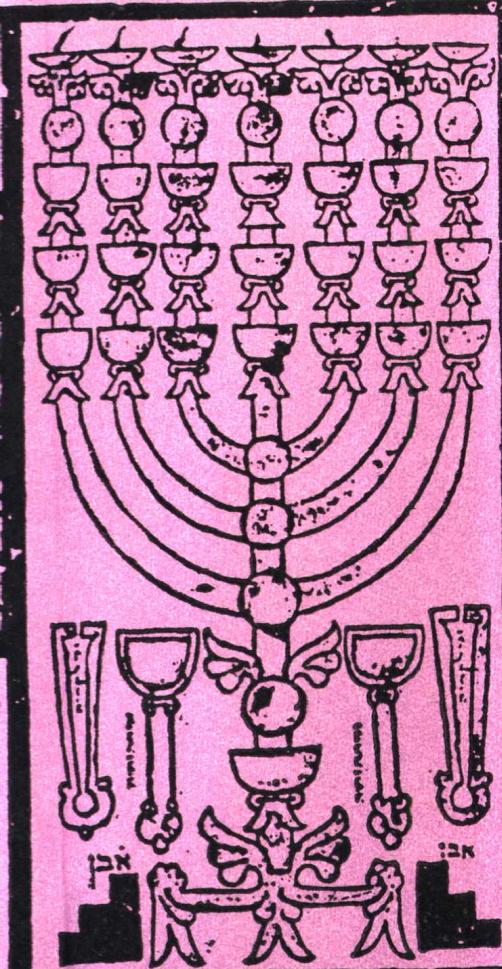
顾晓鸣

校

2 032 3128 9



זה מיצת המטרה מק



כְּנַעֲשֵׂה אֶת הַמְנוֹרָה

责任编辑 邱辛晔 梁玉玲
装帧设计 桑吉芳

圣经中的犹太行迹

——圣经文学概论

J.B.加百尔 C.B.威勒著

梁工 莫卫生 梁鸿鹰译 顾晓鸣校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吴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32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125 插页:2 字数:236000
印数 1—4000

ISBN7-5426-0308-6/I·67

定价: 6.70元

6月8日

犹太文化丛书

总序

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位跟着父母在礼拜天上教堂的同学，向我们炫耀他从那里带回来的许多小画片，精美而充满神秘气息的图画，展现着亚当和夏娃、挪亚方舟和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些神话传奇式的犹太人物连同隽美而富有异国情调的赞美诗，把我们引入西方世界悠远的初始时期，对犹太人与这个世界和人类非同寻常的关系，充满着神往和好奇。

待到步入人生和学问的大殿，夏洛克的故事又把那种意义上的“犹太人”形象放到了眼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报导，再也不像以往听到的犹太故事那样带有任何虚构的成分，焚尸炉呛人的气味仿佛还能闻到，对这些在基督教世界里也被称为“圣经之民”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则感到无限的震惊、悲哀和困惑；紧接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是历史故事而是眼下正发生的现实，中东纷争和战事，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犹太问题”……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个几乎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始终的弱小民族，能够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波折中，历尽千难万劫，顽强地生存下来，发展繁荣；一个几乎有二千年没有自己国土的“非地域性民族共同体”，成员流散在世界各地形态完全不同的各种民族文化中间，却能保留自己的传统，维持民族的团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社会政治建制相当原始，并且没有铁腕似的统治人物的民族和文化，却能保持自己的“族类边界”

和成员的民族认同感、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不会引起人们对人类秉赋和历史遭际的再思考？怎不会使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等司空见惯的概念加以再探究呢？

同时，我们还知道，被认为对当代世界有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都是犹太裔的人士，而我又在主持编著世界学术名著精华本的过程中，更发现许多在自己学科领域中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都有犹太人的血统，例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后工业社会论”的当代美国未来学家 D. 贝尔，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弗洛姆，著名经济学家塞缪尔森，等等，不胜枚举。犹太裔的科学家在诺贝尔科学医学奖和经济学奖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加上勋伯格、马勒、鲁宾斯坦、海菲茨这些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犹太背景，犹太人在文学、绘画、戏剧电影和商界的突出表现一个更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犹太文化之谜”，不但激发起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史学家的理性思考，也使公众感到好奇和困惑。

我想，广大读者在接触世界文化、历史、社会的各种事物，阅读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的时候，一定也有我所叙述的经验和感受。因此，作为世界文化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的犹太文化问题，几乎对所有读者都会有一种吸引力。

而且，事实上，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在研读世界史和世界文化史时，在钻研宗教史和宗教问题时，在思考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学科课题时，甚至可以说，在阅读当代各种书报杂志时，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犹太问题，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知识会给各自的阅读和工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不仅如此，哪怕对于纯粹研究中国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个发生在上古、至今一以贯之保留了许多原始形态的犹太文化，堪称唯

一能同中华文化作通史性比较的大文化。犹太文化(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之两大根源,因此,中西文化的比较必然导向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比较。更何况,许多学者的成果显示出,犹太文化在诸如重礼教讲文化和家庭伦理等许多方面,与中国文化有类似点;还有,散亡两千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始终未被完全同化的犹太人,却在遥远的中国开封完全汉化了,二次大战期间在别的地方难以安身的犹太人,在上海得到了庇护之所:这一切也就提供了又一种参照系,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研究。

《犹太文化丛书》正是完全瞩目于我们中国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这些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提供20本左右的读本。这些读本也就有意识地在内容和著作形式两方面进行尽可能合理的结构,使之既成为了解犹太文化的基础读物,又可作为最低限度的参考书目,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本丛书大致由4部分组成:(1)犹太人和犹太文化概况,如《犹太人》、《犹太的事物》等;(2)犹太历史和文化史,如《犹太古代史》、《近代希伯来文学史》等;(3)犹太人和中国,如《上海犹太人》、《中犹古代教育制度比较背景中的开封犹太人汉化问题》;(4)犹太典籍和百科全书,如《塔木德选译》、《犹太小百科》等。

其中既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又有适合于公众阅读的作品;既有翻译,又有专著;专著中,除了国内学者的作品外,还有外国学者首次在本丛书发表的研究成果;此外,原典和工具书与之相匹配,不仅使丛书丰富多采,而且使之可能发挥多重的功能。

由于本丛书毕竟是我国第一套较系统地介绍犹太文化和译译犹太经典的丛书,同时此类图书即使原版在国内也不易找到,其中由中国学者研究完成的著作更具有“始作俑”的意义,因此,本丛书的出版可望填补学术研究的若干空缺,对开拓国人的阅读和研究

范围，方便检索参考，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而由中国学者从中国读者角度选编的这套丛书，又能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价值取向，规避宗教式的、沙文主义的、反犹主义的选择倾向，尽量为读者提供一种较客观的眼光，一套较公允的材料。

但由于犹太文化自身的矛盾和它在世界文化和现实中的矛盾地位，因此各种著作未免有自己的色彩和倾向性。对此，我们不过分强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努力通过对各种言之成理的著作的有机配合，创造一种多维视野，在兼收并蓄略有差异的各种观点的相互参照中，读者有可能获得一种较为立体而客观的印象。各部著作的长处和短处也会在这一参照过程中呈现出来，读者倒可能因此而具备了一种超脱于其上的阅读主体性，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加以阅读和鉴别，得其精髓，去其浮沫，在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促使整个犹太研究水准的提高。当然，在必要的场合，我们通过著译序跋注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只是我们自身研究未深，涉猎不广，加上原著原典极难得到，因此，见地未必正确得体，各种技术性的处理有可能失之不当。但我们认定这是出版社、编者、著译者和读者共同的事业，总要有人开头，必会有人继续做得更好，因此衷心欢迎指教、协助和参与。相信依靠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帮助，在丛书出齐的过程中会有较大的进步。想到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有可能伴随着丛书的出版，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我们真正体悟了“任重而道远”这句太过通俗的成语的份量，感觉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

这种责任感更因上海三联书店各级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巨大支持而加重百倍——在如今这样的出版格局中，出版社不但保留了这套选题，而且列为重点加以扶持。这种对于学术和学者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负责精神，将成为本丛书的工作精神。

因此，本丛书得到国内外犹太研究专家的大力支持，徐向群、
阎瑞松、龚方震、许步曾、潘光、梁工、朱威烈、金应忠、唐培吉、陈和
丰等先生惠允著译，青年学者顾云深、陆培勇、顾骏、冯玮、林太等
先生欣然承担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丛书的编撰已得到世界犹太研究学界的重视，愿在大家共
同的努力之下，使之成为中国犹太研究走向世界的桥梁。

顾晓鸣
于上海无花轩
1989.11.11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John B. Gabel and Charles B.
Wheel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译本序

朱维之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都是富有文学魅力的文丛。犹太教或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民族在公元前 1000 多年间所积累的文学精选，原名《律法·先知·文集》；后来被基督教继承，改名为《旧约全书》，作为基督教正典《新约全书》的对应。《新约》是早期基督教的文学精选集，其产生年代在公元一二世纪之间。

两三千年，这两部经典一直流传着，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读者愈来愈多。如今世界上各语种的译本数以千计，每年发行量数以亿计。本世纪 30 年代，我国曾年销各种版本的这两部经典 100 多万册。在极“左”思潮泛滥时期，《新旧约全书》被列为禁书。近年来，则达到了年销 30 多万册的规模。

圣经最初只被当做宗教书阅读，后来又被当作政治、法律、历史书去研究；最近一二百年来才转而从文学的角度加以研究。18 世纪中叶，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兼主教洛斯 (Robert Lowth) 发现了希伯来诗歌的格律，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领袖赫尔德 (J. G. Herder) 认为《旧约·雅歌》是一卷民间恋歌集，从而引起西方读书界注意到圣经的文学性质，如 19 世纪初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锋战士雨果，就说圣经全部是诗，好像海水饱含着盐分一样。到了 19 至 20 世纪之交，“圣经文学”便成了一门学问，很多著名的学者写出系统的专著，100 年来出版了许多圣经文学的权威性著作。例如 1981 年出版的牛津大学希伯来文教授德赖弗 (S. R. Driver) 的《旧约文学概论》，集 19 世纪各家研究之大成，分析希伯来圣经各

卷的写作过程、材料来源、编写方法和结构，指出其文学体裁及其重复、疏漏之处。近 100 年来，该书一直被视为圣经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又如 1895 年出版的剑桥、芝加哥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授摩尔登 (R. G. Moullon) 在其《圣经之文学的研究》中，结合他的文学理论，分析圣经各卷应属的文学体裁，并把原来密密麻麻、韵散不分、铁板一块的版面拆开来重排，名为《现代读者的圣经》，读者一看便知哪些是散文，哪些是抒情诗、牧歌、戏剧体或小说体，引起对圣经文学的兴趣。1901 年出版的艾博特 (Lyman Abbott) 所著《古希伯来的生活和文学》一书，则引人走出了神秘的牙塔，注意社会的历史背景和人间的生活。20 世纪初期，研究圣经文学成为一时风尚，产生了许多成果，其中有的深入浅出，写出系统而雅俗共赏的名作，如牛津曼士斐尔学院葛雷 (G. B. Gray) 的《旧约评介》、哈佛大学穆尔 (G. F. Moor) 的《旧约文学》等，都是流传很广的圣经文学入门书。也有人打破重重难关，试写古代犹太文学史的，如德国莱比锡大学蒲德 (Karl Budde) 的《旧约文学史》、美国布朗大学福勒 (H. F. Fowler) 的《古以色列文学史》。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贝弗 (G. A. Bewer) 所撰《旧约的文学》则对圣经作了美学的欣赏，并且用自己优美的文笔重译了部分经文，同时又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察各经卷的产生年代。

此外，还有各种专题研究，如圣经的神话研究，希伯来的民俗研究、历史研究，圣经的诗歌、戏剧、史传文学和考古的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死海古卷”的大发现，轰动了全世界，使圣经文学研究面目一新。最近出版的新作，则可举 1986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圣经文学概论》(即本译的原书)为例。该书作者加百尔和威勒都是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没有宗派信仰的偏见，客观地、科学地用简洁的文字，把各家的最新成果浓缩在 20 多万字里，综合叙述了旧、新约的各种文学体裁、写作技巧、成书过程等，特别

是对新、旧约之间的作品情况，论述得十分精审。这书对圣经各卷的内容着墨不多，而多从宏观方面细心归纳。例如对于占《新约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保罗的书信，并不一一论述，而只把保罗的思想特点归纳为 5 条，使读者易于理解保罗所传的教义和早期基督教徒的心态。

100 年来，西方出版的圣经文学研究书籍，琳琅满目，各有特点，不可能一一介绍进来。本书的特点：一是反映最近的成果，囊括最新的观点；二是要言不繁，没有繁琐的考证；三是客观的叙述，没有宗派信仰的偏见，适合于我国读书界的需要。这表明本书译者的选择是很有眼光的。不过，该书是以西方读者为对象而撰写的，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对圣经和基督教都不陌生，同时又多少带些宗派的不同观点，那么，处在跟他们不同环境中的中国读者应能更客观地历史地阅读这本著作。

1989 年 5 月

译校前言

本书似乎是一本论述基督教圣经的书，为什么要收入“犹太文化丛书”呢？根本原因是基督教同犹太教在宗教和文化上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在历史上有不可分割的承续性。犹太教被人们称为基督教的“母亲宗教”，两者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核，被通称为“犹太—基督文化”。因此，基督教的圣经与犹太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基督教圣经含《旧约》与《新约》两部分，《旧约》本来就是犹太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犹太圣经，而《新约》与犹太圣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约》的基本观念（一神论、立约、救赎等）皆从犹太圣经脱胎而来，传达这些观念的各种故事（耶稣的降生、受洗、传教、受难、复活、升天及教会的早期活动等）也都与犹太人的古老神话、传说和史传一脉相承。本书作者采用的“文学—历史”分析视角，更着重于犹太民族的文化起源和历史经验，并以此来分析圣经各部分的内容和形式；对于《新约》和基督教问题的阐述，也注重于它们同《旧约》和犹太文化的联系，并通过对《新约》和基督教形成时期犹太民族的历史处境的论述，阐明从犹太教到基督教这一文化转换过程的内在机理。同时，作者精通希伯来语，十分注意从希伯来原文词义和原本圣经的角度解决各种圣经问题。因此，作为一本通过对犹太文化寻根究源来解析圣经的重要学术著作，本书不但能使我们更清晰而深入地了解圣经的构成，更为我们理解以圣经及其后典和外典为代表的“犹太—基督文化”的犹太文化背景，提供了要言不繁、生动可读的读本。本书所论及的所有文献，正是早期犹太史的基本材料和文化遗产。它勾勒了犹太民

族早期的文化和历史，並展示了分析这一文化和历史的最新成果。在具体结论和研究方法论两方面，都可以启迪我们的思路，促进我国的犹太文化研究。

* * *

本书于去年初春译出第一稿，莫卫生执笔第一、二、三、四、十二、十三章，梁鸿鹰执笔第五、六、七、八章，梁工执笔第九、十、十一、十四、十五章和“附录”。去年11月至今年3月，由梁工对全书作了统稿和多处修改。今年8月至10月，顾晓鸣对全书进行了校订。书中译名除个别外（另加译注），力求统一于中文“官话和合本”，主要例外是以色列上帝的名字，和合本译为“耶和华”，这里改译为“亚卫”（原因参见书中“附录”）。原著第十四章后半部论述圣经英译的技巧和局限（约8000字），因与我国读者关系不大，翻译时做了删节。此外，为了全丛书版式上的统一，我们将原书方框标题作适当归并，列于各节之前，若干标题文字有所调整，在此一并说明。

南开大学朱维之教授始终关心译事，精心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欣然作序；天津基督教协会牛述光先生对部分章节提出中肯的修订意见，在此特表示衷心的谢意！

限于水平，书中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梁工 顾晓鸣

1989年10月

致 读 者

本书系统介绍了圣经文学研究的大致情况。为了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它为初学者——他们大多没有时间或能力从卷帙浩繁的圣经论著中精选出最有价值的内容——提供了基本的背景资料。虽然本书处处论及圣经——我们的原始文本，但若以为对它可以无师自通，却过于自信了。我们力图使书中所有章节都适合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阅读，同时感到，即使我们不再加上别的内容，这个题目也已经有许多困难了。我们心目中的特定读者——即多年来我们的授课对象——是在大学文学系学习圣经课程的大学生。我们还确信，此书有助于校外人士自学圣经，并可用为神学院和教会学校的导论课教材。

在深入论述之前，应对本书内容做出清楚的限定。这不是一本圣经评注，既不是一般的串讲，也不是逐卷逐章的解析。此类著作有几种相当流行，如《耶柔米圣经评注》(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和《一卷本解经评注》(The Interpreter's One-Volume Commentary)，它们体现了现代圣经研究的学术成就。本书也无意将某种释经体系或观点强加于圣经，因为这会妨碍圣经发挥其宗教功能。最后，这本书亦不推崇或推测圣经的价值，说它是日常行为中道德训诲的媒介、宗教洞察力的来源，或灵感的源泉。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价值，只是不在本书中加以评论。在我看来，认识到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圣经是——永远是——对现代世界文化和历史有着迷人而极重要意义的人类文献，它的每章每节都向人们述说着其自身的人性。本书的研究无需逾越这一见解，

否则就会遇到重大麻烦，因为只要越雷池一步，就会进入个人信仰领域并面临教派争端。不论圣经是否还有其它什么特点，在本书看来，它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圣经内容的形成和编纂都是一个真实民族的活动成果，该民族在人类历史的 1000 多年中生活于一些具体地区，并接受了当时已有文化的全部影响。因此，圣经难免留有时代的局限。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应当公认的。在何种程度上圣经或许也是永恒的，具有超历史和超自然的性质？这取决于每位读者或宗教解经家的判断。我们对此难以评说，也不愿评说。

近年来，若干重要的圣经修订本震撼了学术界，迄今，它们对圣经及其背景的理解已被普遍接受。所以如此，部分原因是古代近东的考古资料和碑铭材料大大增加。这件事提醒人们，即使对于圣经，也不像我们历来自信的那样了如指掌；因而有一天，当代天经地义之物是否也会遭到命运的挑战，实在不得而知。这是一种谦卑的看法。在这部书中，我们已尽最大努力采纳了圣经学术界最新、最引人瞩目的没有偏向的结论。虽然材料的编排和描述采用了独特的方式，其观点还是一致的。为了说明这种一致性，我们在若干地方表达了自己的倾向。但世上没有绝对的东西，论证圣经的最后言论还远未说出。

本书开头几章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圣经的文学特质，圣经与历史的关系，圣经故事发生时的自然环境，以及圣经的成书经过。随后对圣经进行“文学—历史”的考察，各章大体遵循自《旧约》至《新约》的顺序，先谈五经，继而论述圣经文学的主要类型：先知预言，智慧作品，启示文学，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书信。《旧约》与《新约》之间插入两章，介绍两约之间的历史，及一批不见于圣经又酷似圣经的作品。《新约》之后还有两章，论及圣经的翻译和圣经应用于宗教的特定方式。

全书虽然因此而具备了总体上的逻辑顺序，读者却不必苛循这一顺序。每章足以自成体系，可被单独阅读。大学圣经教师也许一开头就讲授“正典的形成”，或“圣经的翻译”。不论从哪里开始，可以肯定，凡读完此书者，都能明了圣经是如何成书的，它当时为何采纳了某种样式，以及千百年里它赖以成书的素材是什么。

书中的引文选自《新英文圣经》(New English Bible)。《詹姆斯王译本》(King James Version)，亦称《钦定译本》(Authorized Version)，虽得到时间的崇敬和无数读者的热爱，却不幸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作为译文，《詹姆斯王译本》常常太不准确，且语言古旧，其《新约》部分系由次等原始手抄本译出。我们从大量的现代译本中选出《新英文圣经》，是因为它运用了现代英语，既通俗易懂又庄重崇高，文体风格上也有诸多长处。它还是适用于研究的优秀版本。

这里有必要对书中某些术语做出扼要解释。为方便起见，本书始终使用“圣经”一语，尽管不少段落已充分说明，并非只有一部圣经，而是至少有四部。我们只取其一般涵义，即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圣经——人们在法庭宣誓时手按其上，以及在宗教活动中诵读的经卷。当必须加以区分时，我们便分别称它们“犹太圣经”、“天主教圣经”、“东正教圣经”和“新教圣经”。同样为了方便，我们还用了“旧约”与“新约”之语，虽然犹太圣经当然不包含“新”约，犹太人也不承认他们的神圣文献是“旧”约——而只认为它就是圣经。但“旧约”与“新约”之称已约定俗成，广为应用；作为缩略语，它们可使我们不致陷入描述性术语学的困境。

本书还经常谈到希伯来圣经，它与犹太圣经很容易混淆。简单地说，后者是犹太人承认的经典，是犹太教的圣卷，世界各种语言都有其译本。而希伯来圣经用希伯来语写成，是犹太圣经(及基督教《旧约》)的最早来源。只是对那些阅读希伯来语犹太圣经的